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八十二

內簡樸易

建安葉蒼子實編

叙謝第九幅

某區：不肖之身振發於既墜而辭：難明之心間  
露於文晦使 某上不負於名節下不可以復見天  
下士大夫者皆出生成其感戴之私雖形於言有不  
能盡而危言曰出有不得自己者輒負草牘微見其  
情伏惟相公道德之洪深而下視屬治之說文章之  
雅健而俯視無賴之辭奏皆不能逃乎前尚幸鈞察  
某至愚極陋晚預簪纓之列奔走簿領乃分之宜  
不圖光主過聽擢於衆人之中付以學校之選退惟  
僥冒已無可報稱之理至於為親之故周旋曲折動

皆如欲雖使自為之謀不過如此罪逆頓濟受賜不  
終然在荒迷中未嘗一日少忘感戴惟當痛自脩飾  
或未隨臧尚期少劼區；上蒼生成悚息 某自

到家凡兩拜起居身寒地遠不敢自期上達鈞聽每  
念罪戾顛沛之餘所以尚叨食息未填溝壑者無毫  
髮非息地之賜當日布腹心歸誠門下復堪清尊之  
罪固然而止然犬馬拳；未嘗不食頃西向也伏乞  
鈞慈特賜矜察 某田儻之人僥冒祿仕無才無  
識動輒致譴然成之於初救之於中湔拭之於後生  
死大息一賴鈞崇天之私於下愚至深至教不可以  
言殫矣雖鈞座施德於人積効於天然某之叨受其  
可嘿已方朝廷搜袞孰能以緝熙人文如集不肯亦

能洗心滌慮循守教化履謹贊誦以効報稱惟鈞座  
察其歸託之心不以不知息視之幸甚瞻望旌戟  
飛神馳

某才質朽下墊蹟卑冗馭於遠都之絕  
墨辱在某官坵陶蕭句之中整襟躡纓沉浸釀都夙  
興夜寐未抵譴訶豈不知幸惟是恪恭分守不敢時  
且竿牘冒昧省鑒恭惟大公樂育之度河賜矜察

某溝負眉山庸：碌：無一最一狀可記蒙朝廷取  
齒再臨早印符竹人微地寒素无容援何以得此諒  
皆某官吹噓借重之有素致此叨冒迺情御荷筆語  
難既

晚出寒卿叨陪諸諍為即滿歲躡侍殿御

此皆先達耆雋過聽妄庸寔借吹噓轉而上聞也惟  
是獻納責隆大惧無以稱塞盛意苟未棄增有以教

詔使免于戾敢以請

某資下不堪為役特罪州

縣之吏柳非鈞照曲賜保全則免冠上印役委司敗  
去矣窮途易感大下可言無皆進見盡布此心占辭  
作記未謝萬一 某不佞嘗家仁私備門下介驅策  
驚之譽之夙夕榮幸今則數奇命舛一去鈴下不終  
大君子之遇然退自惟省竊伏古人之義甚又悃悞  
無華不敢恃絲毫之欺以事人者此所以雖望崇闕  
而无愧也惟是感息之深窮羽栖林不無托庇之望  
敢忘自脩以孤大賜銘肌鑄骨未易云既 某視  
事將復三告胡常愧無可紀者為知識羞不謂節下  
用過客之言盛有推抱此盖常當行者耳何足為先  
生長者道哉高明果愛之願教以所不逮則幸甚

某晚學後進待罪於詩書禮樂之鄉士如王子淵者  
乃得從之遊豈非平生之願哉占辭為謝未盡此心  
尚念出入門下固為舊抑於其不逮特加警策敢不  
聞而樂之也臨書重增悵望 某不肖獲侍罪士

鄉踰年惡則有之善不聞也行以理去仰佩保全窮  
途晚節之恩大不可言輒具啟伸謝伏幸台照

某一介小生忝嘉佑名臣之後幼承家訓長知義方  
讀書續文為進取者十年于此矣今春例應鄉選執  
事實掌文衡乃取骫骳不腆之文以為舉首松心已  
深榮幸豈期秋賦復出鑪錘之間俾闕氏百年舊物  
一旦收復惟自末學何以得此空言未禮不足為謝  
誓將日鞭馭蹇庶幾有聞當世使天下皆曰今之籍

從真不負於籍門而已

叙貞書第十幅

某駕下不武之質辱大賢者特達非常之恩時自省  
循中夜嘆之而誠之所加意有不能盡意之所至言  
有所不宣豈區、駢四僂六之所能吐哉然誠意發  
越不能自己謹成短啓以謝德於門下詞旨鄙陋尚  
冀高明悚愧良極 某既不即詣前煇由十年亦  
無使令具圖緘之禮輒以手書省僕又不屬兇輩老  
眼筆縱字大益不謹好尚冀公不誅竒禮他日猶得  
以幅中詣門下某頃嘗具不腆賤贖冒昧與記譬夫  
擊轅猶在已人下理唐突清曲之奏率尔犯分何所  
逃罪某官方以大賢全德嘉若矜愚雖消微塵盪下

才木伎不賜剪弃特垂副答使得光華節屈倦：服  
膺以日砥礪於寵綬之盛幸甚吳蜀乃里江湖悠邈  
陳啟迂綏伏深慚罪 某鉅薰沐裁短啟進汙燕

几雖薰蕕類語不定仰玷大匠自然拳；之誠非此  
無以自見尚冀閭巷普蹤之謹特賜承驕不勝大幸  
干冒台嚴煉戢之極 某辱異賢者後塵竊惟騏

驥一躍十步豈馭駘可這願茲庸謬寔出望外緘敢  
薰沐裁書少叙叅竊之幸仰冀台慈有以鑒念

平日不敢有無謂之書潤浣記曹此緣長至輒脩罕  
續具申賀礼深慮責辱獲戾不勝惶恐之至

問春第十一幅

台閣瀛春恭惟由中及外駢擁自天之佑 思閣



鈞恭惟尊幼均被大未之慶 台閣室聚伏惟中

外便蕃福祿 台閣笙春恭惟尊幼均祉 台

閣室春恭惟上下蒙福 台閣玉屬恭惟駢擁庀

鴻之祉 台閣金玉之春伏惟均被日新之祉

台閣貴春伏惟均被知茨之福大門貴春恭惟均  
享不肖之福 使臺古春伏惟慶祉流行

台閣慶春伏惟均擁繁禧 府第鈞春伏惟上不

均伯如旧之祉 台閣羸集伏惟中外協臻景福

台閣珠玉之春伏惟位、均擁聿未之祉

台閣貴春伏惟安問絡繹

請委第十三幅

樊邑恐有驅委事件伏乞台首行下 樊郡恐有委

令敢異下諭

樊邑有委拱聽東

此有委令

義熱它囑

樊邑有使令伏乞頌音

城中

有委諭敢請

有委敢繼此以請

有委幸不

鄙夷

或有委諭願奉周旋

郡中有委願賜驅

策以効駕力

有委伏幸疏示

治下恐有委

令願效疲駕之力

沿路恐有使令敢因此以

請欲望台茲特賜頌諭

恐有奉行之令在下邑

者乞賜台諭當効驅策

或有驅委伏幸台戒

恐有驅委伏乞戒諭俾得自効

或有下委事

件伏乞垂諭願竭駑蹇仰承萬分之一

或有委

令乞賜頌諭

有委幸示具目

上安撫叅政八幅

伏以仲秋謹月恭惟某官坐鎮

近畿威惠文字

神人謀相鈞候動止萬福某遲次寤聞遠訖 雲

庇行即 叅侍謹具柔訥上下

典記伏乞

鈞察

某候問彛儀敬拜于右不審 鈞履何似恭惟 元

勲 甯望分陝一方當有 殊祥如川之至敢冀

妙敏 苗罪 節宣以時副 九重之眷 慰四

海之望集下情不勝真禱

恭惟 某官簡重而裕和 高明而博達 蘊康濟

經綸之巨業而遭 不世出之 真主方得以行其

素志而乃遽厭繁機急流湧退雖燕寢凝香典藩

樂事然四海蒼生喁日喁日俟 公歸當不待

告政 綸詔亟下進陟 台司均為中外之福幸甚

某一介庇賤踰伏里閉瞻望 鈞表邈在霄漢惟

是 道德之所照耀 聲名之所震聳常若親侍

熒煌之座矧令叨屬吏行將奔走俯伏於 榮戟之

下可日月冀忻愉之私是倍等夷 某選悞無他

能挾策左券亦既有年春官不次其不才次名泰

天子誤寘之多士之上退省其私深切兢凌豈謂一

官復出 戲下將獲訪詣 鈞其屏親承 約束偕

易申稟伏乞 鈞照

某書生習氣未諳吏事拙謬莫逃預叨涓水之懼惟

軫存而履露之誠所望於 門下者無以見拳、依

歸之惻轍忍竿牘仰賣典籤晉躐之罪伏丐

原恕

某輒有悃誠仰干 鈞聽某寒遠小官自闕抵浙水  
陸二千里許搬挈孳累殊非貧素所宜已備託代者  
致區、之懇欲望 鈞慈特垂 軫念更不敢犯分  
覲縷併丐 台察

鈞開 寶春恭惟 上下均懽 安榮之福訟路

恐有 驅策事目乞勝 鈞音

上判府尚書 七幅

伏以 享夏謹月恭惟 某官科命惟新 節旄道

出顯翊扶 台候動止萬福某席 庇租安分守

知感知幸行郎 參觀敢乞仰体 宗社之重精視

茵鍊頤葆 冲和比膺 眷注某不勝慙

某齊邀以修 興寢之間歌承右賤祝融在令庚伏

流金 名臣 鉅公茂對 天寵 居息事作

神之聽之更祈 養生 祝復以副瞻禱下悃

某伏番 某官頤膺 帝制出鎮 侯藩恭惟

慶慰全越在今三輔近甸優本之地 聖王是謂輟

論思迹列出使 長之十里吏民惟呼踊躍願見

父母之面履眉齒不知舞之蹈之某之區、竇同

此心

恭惟 某官彝鼎之器 圭璋之行為當世 名流

踐揚中外卓有 成績少焉 三節鼎未起還

禁踏 為霖 作礪以 福字內可龜卜而計數也

某撲檄傲材莖仕之初託身 幕府寅緣幸會天寶  
與之惟是空踈愚陋未究為政之方 廣廈是依捫  
心知喜下恃歸駕之初敢祈 照亮

某塵忝部吏三沐三薰敬裁采訥十溷記史伏希  
財幸某寅夕奔趨遠邇府伏道左行即瞻望符

未預初欣抃聽 車馬之音候旗旆之輝某德光觀  
為快

台閣 仙春伏惟 對時茂膺 純嘏集殫竭駕蹇  
願聽 行府約束

與安撫

伏以冬序凝寒恭惟 某官鎮撫豐暇神明協相  
台候動止萬福某遠託恩庇木繇參覲伏冀為國自

重某違去，雖懼于茲累年，下情傾仰，無以喻一行作  
吏救過不暇，追教初心，每用慨嘆。何當躬詣帳下，  
布此懷臨，書重增悵望。

某昔歲病卧山中，伏聞盛壇愛戴，寵扶憊占，辭因一  
叟兵為慶。迄今不返，其浮沉殆不可保。此遣使臣護  
網至鄂州，再上記頌，詳悉伏計已稟。台感恩義，有不  
能忘者，不在書疏之疎密，亦尚幸孚照。

某偶以宣威之檄，分校特奏名進士于成都，用四十  
日始得歸。中途下拜，因永康所賜台翰，跪坐以讀。思  
意慈祥，寒屋為煖，薄莫就道，傍僧舍取火作記，未謝  
為一益深感愧之主。

某質中方執代，以蒙朝廷記銀，隄下沈叅之命，願何



得以此不敢忘所自也重增愧然某衰病侵行挂衣  
冠神武門下與草木同腐矣平生相知如公無幾際  
布告懷臨書悽斷

與安撫丞相劄子

伏以特維亨夏熾以景炎恭惟某官鎮撫泰容黃堂  
靖謐神示左右鈞候動止萬福某三沐三薰謹裁某  
訥仰干典籤伏乞鈞察

某謹時申候己具中贖拜手敬詢迩日鈞用之詳仰  
惟浩然之氣上際下蟠露府虛明百嘉未舍庾普正  
隆救乞君法天運增茲寢羞仰符九重眷注之隆俯  
徇四海具瞻之望

某官以宗正鉅儒徑綸素業贊襄黼辰勤勞王家弼

戒至治宸眷益隆暫茲均逸侯藩化行俗美列城如  
在和氣中元元扣首仰何幸款第恐繁詔使歸朝夕  
左右以康濟天下非一邦獨私大惠蒼生實延頌以  
俟

某疎迷庸微邈在下僚仰視大府潭：何啻雲壤作  
者不自量分替貢竚玷逸與隸之所逮茲復拜賦  
封蓋以懷感德誼殫布悃悞不敢自後冒犯之愆仰  
覲原貸

與安撫樞密

伏以孟秋謹月敬惟某官假藩邊暇列城晏爾蓋載  
薦休鈞候動止萬福某備負支邑仰承蔭越尚稽瞻  
拜履綯謹具稟詢中塵記府伏乞鈞察

申候茵蒞之儀格布尤方述日不審鈞因何以諒惟  
玉節光華隨冬整暇神之聽之福祉群集更載芝詞  
視履宜節而揚節符當守倚注之隆俯徇四海共瞻  
之望

共官員問世之才茂徑邦之峇望隆王佐名冠時髦  
用能賦政樞庭納忠文陞暫辭清禁卧鎮全關雖摠  
列邸而承教條恐重一方而遺天下佇膺召節入拜  
制麻式符虛左之求永播處中之譽慈非諛員久厲  
師言

逖速鈞儀於更悔朔維依婦慕仰之心靡不在屏息  
而恪遵教戒勉守微職恨不可假以造府庭惟幸日  
竊二天之履苟迨撫痍欵戴抃荷實無異親侍榮席

也。毫指漢；莫整畢棕。

與憲劄子

伏以潤夏謹月恭惟某官綉斧載臨綢清肅列城風  
律示賢襄台候動止萬福某竊念无補仰承蔭樾未  
繇參侍謹具劄月中慶典記伏冀台察

候則月儀恪載前；未審途辰台候復奚緬若惟禮  
樂光華平反有相哉鼓之未川至雲委代考正熾敢  
祝勉承春渥厚銜讓饗行膺類拜垂慰畢棕之願

恭審某官榮拜宸恩肅將使指消日之綢望開臺府  
伏惟惟慶某以官歲有守阻趨崇仰缺階毫楮以伸  
祇賀之誠伏惟台慈曲重矜亮

某官員間世之才茂徑拜邪之略飛騰考實久結

主知暫屈外臺祥刑之寄登攬方初峻集宗秩眷倚  
有加茲可榮卜區；閔取詎誅久淹一歲九遷此其  
途誦誅之深實非私意

唐穆竊是伏承軺車按臨迎謁道左恐悚茫負道德  
寬洪海涵淵蓄非唯擴敷之責銀屏少遠愆宸廷接  
非所宜蒙感悚之私交積方寸俯伏陳露莫究欲言  
某疎遠下吏擢望台躔有雲霄之邈黃緣竊果叨屬  
部封玉節鼎未幸侍焚煌之座違去惡慕神爽飛越  
所類托庇二天之下尸官良；必蒙終始代爲有某雖  
天資不類亦當痛如磨勵祈効補報萬一效較；此  
誠仰冀台察

某不避冒瀆之罪借中台閔德張安問伏惟履茲唐

伏事切駢介厓鴻之祉屬邑宜每可以驅策事件拱  
听要束某頌禱

與憲使劉子

伏以秋分仲增恭惟某官綉斧光華墨綢靖謐神示  
贊襄台候動止萬福某承之下邑仰承蔭越未由磨  
侍謹具劄目塵瀾記史伏乞台察

偵候威嚴具如右制未審北辰台候復奚傾仰惟玉  
節所臨吏民畏戴未介繁禧更乞上隆臆拳隆妙覲  
神觀昔膚朽用慰天下朝夕之望

某官踐履醇粹度越當今學明洪深迨配前古坐於  
廟朝致君澤民蓋將不動聲色外臺祥刑之寄維曰  
全閩涵泳仁惠恐重一方而遺無傾非述台光荐更

悔朔曰竊蔭叨守微職瞻望大府邈然遠矣似簡注  
注以久佇听環召鼎來入拜刺麻垂副公論在雲漢  
自領分守有等不敢頻貢柔函上浼感重推歸依仰  
慕之私無日少替伏性薰誼由垂照卹

某屬邑下吏假有驅策峻行約束貽損道德謙陞台  
非所宜蒙拜賜之寵感忤不安於心區區竟緒莫究  
謝臆

上太守劄子

某蹭蹬之際竄伏田畝殆二十年而浮寓今蓬山驅  
馳之官未及苑牆已敝然逐自是益知賦分淺薄誓  
入深山與田夫野人雜處以待老死近者又蒙公憐  
念俾承乏邊壘思德甚大某尚稔之志以成伏竊之

計已之諸公構恤之思反為山林曠寂之擾矣到官  
便乃祠祿計不出初秋必遂解綬以去未即啓奉寶  
勤向仰惟幾為時調節首辦以保四海願之望  
仰惟台座從容禁近忠言嘉謨所以裨謚社宗大計  
無愧前哲此所論奏縉紳傳誦某雖在山林頻聞一  
二竊為吾黨賀矣蜀西南奧壤人才生於其間彰  
見於竹帛者世不乏人而台座仁義積蓄於中祿為  
著見於外以是進退誠可以繼前人之雅或為後學  
之賢規此某所以欣躍而贊誦者也伏承滄古寒暄  
已諧開府伏審即日為况無不佳勝台座以隆重之  
望侍之貴俯臨御郡想見一笑頻與非宜弟之澤未  
召還聞或上章丐閑優游林野以傾旌車之召以全



出處之節在台座可謂掉，肯餘地矣其豈勝歎之情

某往者備賓州南浦縣令台座還自東南天共厚幸  
邂逅獲我英表自此當緣雅厚眷照殆三十年矣杜  
門窮居人事廢絕所以姓名聲聞不致記文以深愧  
負至於台座入錢華青青光輝赫某猶不敢以尺牘  
涸逸者實以台座知識布滿海內蜀之村從親奮此  
比皆是孰不仰下風而望餘澤某一意田畝無所希  
求不敢復自贊其窮困與諸人雜陳於听覽重為煩  
涸仰惟高明必能体照

畫一稟目

上都運啓目

一秋氣澄清不審某官即日台候何似

一某仰惟恩府恭儉之資清和之氣神明所加為福星照臨分野戡殺之相不待禱祠而來矣

一某違去左右倏經九夏雖山河脩阻而眷戀門墻之篤喜寢以之

一頃者恩府初度之月某常申祝延之意俗為歌頌馳介以贊恭惟謙抑過目敢損不見收納巨；無能自通情之殫無以為諭

一某窮窮流離之迹固嘗陳於執事者之所不待申說而見近者劉綠之歸首言先生所以要慰調護之意甚悉先生於人舊而日；深士是以附某嘗論之士大夫間以為寬鄙敦薄端在乎此今誠不執私自

幸請門下之士賀之

一替易有說南平之次正有二年一日罷此如魚脫網是時必將赴詠門下仰于調護然而重見煩瀆又須少勞神觀誠蒙門下終始憂恤願令先安於此稍近關赴官之日其為恩記當有可報廉請以之

一仰惟感德方興閨門長幼宜均侷福

一區：敢乞驅策一一以見報効之意

一某未奉待間仰乞為國為民善自治保重以須大用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八十三

長書

建安葉葵子實編

上范司諫書

日日身位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  
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  
多事忽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而於執事得之不為  
喜而獨區區一敬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  
時之公議係焉今世之官司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  
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解越其封即  
逾其境雖賢將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又部之官不  
得理兵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  
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保

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  
道者仕於時不污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  
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  
坐乎廊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  
諫官曰非天子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政殿之前  
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必行  
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  
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  
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  
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機著之  
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  
官任天下之責俱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

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  
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未不為御史必為諫然  
則又相與語曰及命下我識范君知其賢也然曰司  
有立 天子陛下直鋒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人  
必范君也非命以來翹首企足竊乎有聞而卒未也  
竊感之宜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  
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諍臣論以譏陽城  
不能極諫卒以諫類人皆謂城之不諫豈有待而然  
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豈退之作論  
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陟贊又  
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德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  
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彊臣羅列天下又步猜忌進

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  
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  
而夕奏疏也幸而域為諫官七年適過延齡陸贄事  
一諫而罷以寒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遂遷司榮  
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  
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  
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  
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而官者豈不欲聞正議  
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  
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常帶之  
士窮居草屨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  
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矣又曰我有

待是終無一言人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惧意君子百世之幾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

與張秘校書

前曰去後復取前所記古人雜文十數篇更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只下之意豈非閭世病俗窳古明道欲拔今以復之古而前制齊整凡今之紛紛駸定者歎然後益知是下之只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固公孔子



孟軻之後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  
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  
可行又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為道洪荒廣漠為  
古其道唯法其言唯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中  
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為書  
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耶謂  
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  
封傳者曰仁不擇道化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  
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守者也豈如誕者之言  
者即堯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曰事不師古匪說攸  
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化此謂古者其事乃  
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耶此

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舍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曰生  
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則書斷  
自堯興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崇則社遠堯舜以孔子  
之聖王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耶蓋以其漸遠而  
唯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  
求堯舜之已前所謂務高言而解事實者也唐虞  
之道為百王首仲尼之嘆曰蕩乎乎謂高深闊大而  
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使後世尊崇仰望不  
可及其廢君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耶然其事不過  
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  
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使臣不誅施罪而已  
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教人樹桑

麻言鶴狀以謂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  
豈不為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為道而其事及世人之  
甚易知其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矣樂者不深本之  
乃樂越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刑為至道者每  
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沒  
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  
不之為而務高遠之為務以廣誕者每用之說是非  
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  
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定下之  
多問博學不宜為足下之道也然脩之所以云者今  
談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敢務為奇言以自高  
耶幸足下少思焉

三承相書

天聖八年五月日其位某再拜上書于昭文相公閣  
下某昨者伏蒙聖恩優賜差任蓋鈞造之際靡不  
獲所退首踈且驚且懼唐虞舊城風俗淳儉獄無  
積訟亭鮮過客模遲偃仰何不報國然嘗試思之似  
有所補敢不冒瀆而言之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材  
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要莫尚宗經宗經刺道大道  
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蓋聖人法度之言存乎書安  
危之幾存乎易得失之鑒存乎詩是非之辨存乎春秋  
天下之制存乎禮萬物之情存乎樂鑒折是非之  
辨明天下之制盡萬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輔成王道  
復何求哉至於扣諸子微群史所以現其同質成敗

非求道於斯也有能理其書而不深其旨者雖朴愚之心亦可其適道然必領慘禮義執守規矩不猶愈於學非而博者乎今文庫不振師道久隳為學者不根乎經籍從政者罕謀乎教化故文章於靡風俗巧偽選用之際常患不雅禁闕前代盛衰其文消息規虞夏之純則可見王道之正觀南朝之異則知國風之衰惟壁人質文相救矣而無窮前代之季不能自救則有來者起而救之是故文章以薄則為君子之憂風俗以壞則為求者之資 今朝廷思救其弊興復制科不獨振舉滯淹詢訪得失有以勸天下之學育天下之才是將復小為大抑薄歸厚之時也斯文丕變在一舉然恐朝廷之命試之際謂所舉之士皆

能熟經籍之古義知王霸之要略別反屏而弗問或  
將訪以不急之務雜以罪聖之書辨二十八將之功  
勲陳七十二賢之德行如此之類何所補益蓋欲何  
其所求至誠其所常習不以教育為意而以去留為  
功若此如所量恐非 朝廷勸學育才之道也何哉  
國家勸家育材心求為我器用輔我風教詎使皆明  
徑籍之旨並練王霸之術問十得十亦 朝廷教育  
之本意也况文有精粗理有優劣時試之下得夫向  
多句患去留之唯乎今或伺其所未至以誤士之心不  
足以救斯文之弊共守將博習非聖帶功異端聖人  
之門無復啟發退于後學差之益遠如此則制科之  
設足以誤士之心不足以救斯文之弊亦惟前聖之

文之道始；乎為神器於天下，汙之者曰失之者已。  
後世聖人開學校設科舉，賢俊以趨之，各使盡心  
就其器，將以共理于天下。故書曰：咸有一德。斯之謂  
矣。願相府為此一舉，儻昌言于兩制，齊心能命試之  
際，先之以六經，次之以正文，該之以方畧，濟之以時  
務，使天下賢俊翕然經濟之業，以教化為心，趨聖人  
之門，戎王佐之器，十數年，則異人傑士，穆乎玉庭。  
矣。何患俊又不充，風教不興乎？敎文之業，自相公之  
任也。當有吾甫輩，頌吾君之德，吾相之功，登于金石，  
永于天地者矣。四海幸甚，千載幸甚。于紀台嚴無任  
僭越戰汗之至，某再拜。

上文潞公書

古之言詩者以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之興出於人之情喜怒哀樂之滯皆一人之私言而至大之天地極幽之鬼神而詩乃能感動之者何也蓋天地雖大鬼神雖幽而惟至誠能動之彼物不物彼詩者雖一人之私意要之必發於誠而後作故人之於詩不感於物不動於情而作者蓋寡矣今夫世之人有順於其心而後樂有逆於其欲而後怨常樂而友悲當怨而反友者世之所求皆有而樂其怨者無有使之莫知其然而然者也豈非至誠之動也哉詩者宣所樂所愛之文也夫情動於中而無倚詩導其情而不苟則其能動天地感鬼神者是至誠之說也夫文章之與其交多矣惟詩獨通於誠故欲規人者莫如



詩故古之君子相與燕樂酬酢之際必賦詩以規宿  
主之意雖未必作於其人而取古人之詩以見其志  
故先王之詩大至於朝廷之政事廣至於四方之風  
俗微至於匹夫戕士之悲嗟婦人女子之幽怨一考  
於詩而知之而使有司以取采取而歲諸大師又播  
之樂章大者爲之郊廟而次者陳之燕享則夫詩之  
可以規政察物其重蓋如以自周衰以來後世作者  
紛然並出以至於今數千年其間妄制異枝奇言詭  
述不可勝記其間卓然可稱者不過數人其餘紛  
籍皆不足道而違情拂志之作性或有非如古之  
於詩必出於誠意而不誣也然違情拂志者蓋有之  
矣至於顯情之真發志之實者尚十九也某不肖自

幼至今頗考歷世之為詩者上自風雅之興而中規  
騷人之作下考蘇李以來至於唐掃除蕃穢而撫其  
真利落莫衍中食其實頗有得於前人而時；心之  
所感發亦方見之於詩句矣人之生於天地之間自  
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一日之間無頃刻之休  
而又規夫四時之動數華繁秀於春成材布實於夏  
淒風冷露鳴木墮葉而秋興重雲積雪大寒飛霰而  
冬至一歲之間無一日隙凡人之無情對物之無定  
候則感觸交戰且夜相召亦欲望其不發于文字言  
語以消去其情蓋不可得也則又知諸者雖欲不為  
有所不能

上蔡侍郎言

夫物生而性不齊哉正物性者天吏也人生而材不  
備長育人材者君宰之職正而後物性遂故曲者直  
者駁者什者倖五者皆得其和易曰乾道變化各正  
性命是也長育而後人材美故剛者柔皆暴者舒者  
各得其中洪範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是也和謂之  
至道中謂之大德中和而天下之理得矣介者正所  
謂不合其中而下得其和者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  
中喜怒哀樂之將生必先幾動焉幾者動之微也事  
之未兆也當其幾動之時喜也怒也哀也樂也皆可  
現焉是喜怒哀樂合於中也則就之是喜怒哀樂不  
合於中也則去之有不善知之未兆之前而絕之故  
發故而皆中皆節也易曰吉之先見不言凶言而吉

者其能知善不善於幾微之時善則行之不善則改之而何由而至也介見天下之有未得其治則憤悶發於內而言語形於外已暴者於外猶不知協於中和非於事和欲其吉之先見發而皆中節其可得乎故凶悔吝當隨之冬集至闕下有人密道闕下之語於介者歲規訓誡丁寧功不聽箕子皇極之義若聞子思中庸之篇釋然大覓前日之非噫天以剛方直烈之性授於介不納介於中夫剛方直烈不以中輔之暴殘戕折日可得矣今闕下歐介居之乎中是天以剛方直烈付於介闕下德之令德也天欲暴殘戕之折於介而闕下賜之更生也介荷闕下仁育陶宰為至厚夫令西走蜀四千里不敢以疏涉為勞以平

生未得一登閣下之門當根引首南望下勝拳；之心下宣

上田正言書

伏聞詔書以執事直諫院下勝喜賀夫以執事蓄才美知古今力學善論得失法度朝廷因以公卿待執事不止為諫官也然筆區：致喜賀者有云也方今內外居之上以千數貴者位賤者殊各措通嚮一本於苟且天下沒；日就衰缺慮終不可更興起四方每見用一條人則皆曰是人也天子特達用之其能使古道庶幾可復見乎群臣頌：忠見其為國家興太平也天下既以此望之而又為公卿大夫侍筵司計謀持紀綱之臣是宜朝拜職而久建言使四方聞

之皆曰 天子明於知人而衆君子不負天子之知  
天下之望矣其久然；而自欺也豈國家困窮者意  
造然哉四方有司論而疑且嘆息者矣始者執事為  
天下主軍書佐外朝之士大夫每禁林臺閣有虛位  
則人人皆意執事宜為之至今而及為諫官非大位  
然論議一皆可之則非大位乃大任也諫官剛果有  
氣節不浮沉則得失利病之無不聞下無不達也諫  
官與時俯仰則天下之事上欲聞而不悉下欲言而  
不通矣非直如此又且導其惡聞下之言畏言上之  
事矣歷規前世之得失而察當時諫官有言與否則  
為諫官賢不肖位定是非凡居其選者固以一人之  
身而繫天下之得失當萬世之是非也其重較然者

於內外之利病主雖力行之其事不可則宜爭而捨  
之主雖力止之其事當然則論而行之不聽則能言  
之又不得至于再三則釋其位而去自可也固非謂  
從時重而卿皆者也今世有為諫官者設曰吾某日  
言其事吾塞責矣及章下而省其言石過越越簿書  
吐蠟淺事淺一紙之中尚十七八避就時人喜怒不  
然則迂僻誕幼而不可世用者也又有居其位而不  
聽又不引者天下以為是非國不論而易明也今如  
執事者始自恭曰賢而能諫諍也天子以為然而遂  
用之合用矣雖欲因循畏避自同於衆人固不可也  
然世儻有不顧其不可而為之者則執事豈曰是人  
也是待以一時文字聲名傾四海而取進耳乃世之

以浮道相悅附而蹈利者之所為非有有志者所志  
肆也昔有漢公孫叔歆歎谷永皆賢良選用計其一  
時之名迹不成於今世也其才豈盡不及今人哉當  
時既得名位而終於無所開陳以至於泯其必於  
人而以為安矣由今視之被剝之迹固不可掩也後  
人已見其如此又思循其和經乎竊計爾自擇也天  
下自唐天寶以來上下汲汲以謀相傾材力相長推  
兵相制伏百姓靡日入於困窮生於困窮歟勿為  
罪戾不可得也今刑日煩而民會薄利愈竭而用不  
足人益困而釁未休可為太息執事既居得言之任  
將終為身謀而已則筆言雖切何用若歎獎太平報  
國家則願與容而隨俗也矧執事計當世之得失



已欲詳矣。念世俗之垢，託有素矣。士君子用舍去就，輕重之分，又豈不盡知而熟曉也。筆是以間成命而不敢喜，且以為賀也。想日夕當有言，故陳區區。少助思慮，令世布衣多不該治道，輩永嘗一造而輒吐情，實有所察情也。伏惟不甚任怒而省察之。

上王侍制書

昨日某位某，敢薰沐裁書，拜以獻。知所侍制侍，即甚窮居晚學，無所尚似。往時學不知方，而過不自料，妄以為國家所恃，以為重天下所賴，以為安成俗。所以既濟而不可復溥，犯細所以既壞而不可以復理者，無不繫乎人焉。是以聞天下之上有聲名節行，為時論所歸者，則切；然不得見乎其人，為嘆及其

久也或得見之或不見之而心之拳；其用不少  
裏也聞其進為世用則以為喜聞其振窮庠置別私  
以為憂及乎要其所就而規之終始大節真可敬仰  
者蓋無幾人而言論風音卒無可稱功名事業卒無  
可紀者亦生；而自此以謂然自嘆知今之所謂名  
名節行者蓋亦不足以定知天下之人而天下之事  
未知其果將安所寄也自是以來雖不敢易其賢；  
之心後其憂世之志然亦竊自笑其前日所以求於  
人之重而所以自任者反然如孟子之所譏也於是  
始從取其平昔所聞於師友者風夜誦明動靜体察  
求仁格物不敢馳其一日之勞以庶幾乎有聞者而  
於前日之所為切；然者則既有所不暇矣當是之

時聽之士大夫之論聽於其人走卒之言下至閭閻  
市里女婦兒童之語亦莫不曰天下之望今有王公  
也己而得其所進上時所未大對請之己而得其在  
館閣時所上奏事請之己而得其在史館在臺院近  
侍即時所論諫事請之己而得其所為故大臣相魏  
國公之諫文及楚東酬唱皆請之覘其立言措意上  
自奏對陳說下逮燕笑從容蓋九一言一字不出於  
天理人倫之大而世俗所謂利害得喪榮辱死生愛  
故無所入其中讀之真能使人胸中浩然鄙吝消落  
誠不自意古人頌廉懦立之效乃於吾身見之於是  
作而歎曰士之求仁固當以反求諸己為務然豈不  
曰士大夫之賢者乎哉今以前日失望於諸公者自

懲而無復此意是以一噓而庶食也於是慨然復有  
求見於左右之意而未獲也昨聞明公還自夔州梅  
臨近旬而某之里間交朋適有汙任下風者固以書  
賀之蓋嘉其汙賢大夫而事之而自傷老狀不得從  
實容吏民之後以望大君子道德之餘光也不意黃  
緣與其向來無取鄙妄之言皆汙微聞於視聽明公  
又不以此陋為可棄狂僭之可罪而辱枉手書以抵  
宋侯處有所稱道切惟明公之志豈非以世衰道微  
遺君後親之論交作肆行無所忌憚奉俗論；思有  
以障其橫流者是以有民於愚者一汙之慮思以不  
永其素而借之終也抑明公之志則正矣而某之愚  
未有以稱明公之意也雖然有一於此其惟益思砥

斫不敢廢其諸所明執承永仁格物之功者使理日  
益明義日益精操而存之日益固擴而充之者日益  
遠則明公之錫履乎其有以承之而幸明公之終教  
之也雖然明公以一身當四海士大夫軍民一面之  
責其一語一動一靜之間所繫亦不輕矣伏惟  
威德大其前定不窮其剛從中正篤實揮光者固無  
所俟於勉強然以禁耳目之所睹記則古語所謂行  
百里者半九十則公其亦念之況今人物眇然如  
明公者僅可一二數是以天下之人青望尤切而明  
公尤不可以不戒不審高明以為如何哉禁又聞古  
之君子尊德性矣而必曰道問學致廣大矣而必曰  
盡精微極高明矣而必曰道中庸溫故知新矣而必

曰敦原宗禮蓋不知是則其所守必有偏而不  
備之處惟其如是是以居上不驕為下不倍有道之  
以與無然足以容而無一偏之弊也某之區、以此  
深有望於門下蓋所謂德性廣大高明知新者必有  
此措而所謂問本精微中庸崇禮者又非別為一事  
也狂易每取明公其必有以裁之狂者明公在夔成  
都汪公聲問密迹竊計有一不足樂者比來以時通問  
否乎此公涵養渾厚寬靜者容使言大用必有不動  
声色而內外賓服者明公知之深一日造用於世  
引類之舉其必有先矣某欣門養親足自遣昨嘗  
一至湘浙少資有明講論之益歸來思被除書既不  
敢辭而拜命矣然明公亦歸朝廷則某亦何所望而

敢前也引領牙齋未有晤拜之期向風馳表日以勤  
止輒敢復因宋侯相為介紹致書下執事以道其拳  
拳之懷伏惟昭察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八十三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八十四

婚書

建安葉菁子實編

許方進問親書

誤蒙衷言委親嘉幣惟茲息女近若而人伏承賢弟  
幾先策武庫五兵名駒十里方卜蘋蘩之助豈伊顯  
穎之末屈元禮之高明乃河取之小醜著姓多有碩  
衷宗之矜懿親不忘姓伯人之故也眷逮如此終辭  
謂何

問親書

唐杜望族江湖世家往昔接諸之父遊雍容非日一  
之雅風期惟之不淺是感對之敢求伏承某人体二  
南之頃崇四德之教先兄息某屬當世子之重禱虛



宗婦之宮輒同行媒用薦嘉禮蒼蠅附於驥尾非吾  
愚之可託女蘿施於松枝元稹宗之為幸期於得謂  
昌言至情

問親書

願聽月評稔聞風範辱在美人之契宜先嘉偶之求  
某弟幾男少習家方粗供子戕伏承令女小娘幼聞  
內則克著婦儀敢因媒妁之詞遂締婚姻之好仰遵  
茲訓欽候好音

答李氏問親書

風馬殊方相望於萬里金蘭一氣遂合於兩心發帶  
未臨占色有言伏承某官大承相之後綽有餘風以  
舍弟女故將軍之家尚存素履世方亂矣立無一事

之可依天寔為之庶幾百年之偕老

答董舍人問親書

此際南岳迥若參度之次東傾西應自同 之後  
夫豈偶然造有天章伏承其官妙英無窺園之好而  
某舍弟縣丞長女素夙猶映雪之餘姿綠草木嗅味  
之同不改風雨時明之度佩至言於三復固無磨玷  
之尤出妙句於五意共有和春之樂

答王氏問親書

夫婦有經周礼莫嚴於合婚姻尚族衛詩叙於宗  
親輒忘籍憑藉之恩仰恃游從之會某弟幾姪某從  
師有日授室及時伏承賢姪女弟幾小娘子相貌高  
華聞儀素習幸聞名于下執許敬福于先公門弟非

俸雖培塿太無松柏宗初有良庶溪澗並緣于蘋蘩  
有少逆傢具如別福

求婚書

鑿三請之勤方慙率尔快一日之推何祝如之茲者  
伏承令孫女屬當擇對之年而某小侄某達契有家  
之賴命乞猷卜執鴈昔處局食芹之肆靡虞於按劍  
換斷金之利佇俟於報壘

求婚書

仰崇壙於數仞寒溫之問缺然締高援於一言宿昔  
之因審矣喜深二姓光冒哀儒宗此者伏承某人令  
長女近代名臣之家夙朝隨吏之後儒風未泯家法  
乃存以某舍弟男某粗讀父臣書尚動詩範敢懇姻

妣遂登通德之門屬有姓名已著繫婚之籍

求婚書

鷄豚同社桑梓交陰全締嘉姻更由舊好伏承某人  
令女簪櫻仕族途振儒家祖且嘗聞蓬麻莫直以某  
舍弟某為國方續父節奉禮奉詩尚親師範一言作  
合而喜成和河鯉之求因慚率爾霜鍾之應厥有由  
然

許姻書

行媒荐至合姓是求願弱女之烏依非令人而何俟  
某人中庠序之成或從師久而學文蓋將起家已見  
立志中樞侍於慶闈迨及有行薤萸附昏枝不為無  
記當承嘉諭寧復異辭

許姻書

耕隴相依、仕塗借助、方勤門第之美、遽辱婚姻之求、  
某女甫及笄、未聞蘋藻、忝承某人令嗣、克家能子、  
聞禮共詩、舊篇施於條杖、尚疑非對、泉火入于俱與、  
令則有行、不獲固辭、勉承嘉命、細書返閱、奈陪鴛鴦、  
之聯、竄迹窮胡、又玷葭莩之末、伏承某人名駒千里、  
奇產萬金、以某舍弟縣丞弟二女、方從姆傳、閑機杼、  
之工、莫助尊章、薦蘋蘩之祭、不謂好逑之意、俯循代、  
墮之規、二姓交懽、敢詠秦軍之配、一明推重、孰阿大、  
之賢、

答張氏問親書

婚姻好合、亦以累年情義縷綫、殆如一日、而意求書

後園豈新。伏承令嗣主簿。挺鸞鵠之姿。而向栢於枳。棘以某舍弟縣丞。幼六。襲布荆之素。而不廢於荆管。發勞孔嘉。貽書甚窺。視崔蓋一時之望。固已歆然。締未陳二姓之惟求為好也。

回問親書

冠冕同朝。素欽材術之美。軒裳望族。遽辱婚姻之求。方屬文約。未容宿約。行謀若在。不遺菲薄之微。合姓見盟。猥辱繡紉之厚。惟茲弱女。行且初笄。僅知保傳之嚴。未諭蘋蘩之重。伏承兵子某官。箕裘志業。詩書世家。早以門閥之貴。延已列縉紳之仕。藉愧茲攀。附竊幸當。緣雞葛藟。施于條枚。若非對而泉水。入於洪。與漾。將以有于行。每復異辭。允膺嘉命。

求婚書

伏念窺管一班，早欽宗憲之美。河潤九里，竊領婚個之求。顧性單平，實愧斐附。男某早聞詩禮，速及有嘉。言采蘋藻，猶度中饋。伏承賢弟幾小娘，全德成于保傳。善聲發於幽閑，屬將有行。敢謀合好，雖泉水入於洪，與不耻下流。而萋萋施于條，故終慚非對。謹因媒氏，恭听嘉音。

求婚書楊氏

一塵同井，密依柔梓之陰。百尺于霄，迥結綠蘿之托。伏承某人，簪纓鼻祖。詩禮名家，世緒相承。風流如仕。某者窮鄉，全旌陋巷。詩生敢懷河鯉之求，式佇淵蘋之采。望塵焚若，雖同楚越千里之遙。傾蓋以交，遂結

朱陳兩家之好

求婚書

定書

居同里閨吉筆未造於蓬蘆隔崇卑匹敵敢當於秦  
晉豈意諧占於浮圖遽聞冒慶於乘龍伏承穎川李  
士令女婦順多儀綺裝已結小姪庭順雖萬裡虛未  
升偶資齊趙之和遂致楚莊之美諒匪素知之可取  
方期辭大以圖安深念黃綠預告休於月老成茲嘉  
會爰有兆於冰人雖曲禮之三千隆於合好須臾白  
之五兩用以將誠謹列款陳殊增悚愧

定書



里聞甚速，鷄犬相聞，惟氣聲之稍同，故姊妹之敢議，  
某以男某年將踰冠，中饋尚虛，伏承某人小娘姻訓，  
素崇婦儀，風著既荷，風占之諾，用伸鳳幣之儀，輒有  
篚箱委於庭下。

芝書

梅苑示信，痛頭通交心之情，桐葉題詩，樓角記合，惟  
之事納綵，雖由於邂逅，幸緣尤屬於夤緣，伏承某人  
夙整閨儀，詞正工於詠，某男某粗，聞庭訓，材莫擅於  
凌雲，偶逢柯斧之良，幸締蘭金之好，躬雀謾誇於有  
中，委齋切愧於無儀，未具鎡臺，曷追攀於溫嶠，難屏  
玉杵，敢希冀於雲英，深蒙季諾之曲，從直指于門，而  
徵，貢紅婚既急，猶嫌六鈞之遲，青瑣雖遇，尚想遺香  
之迫。

定書

勤水寒柳浪催延陵之禮樂童山名族聿修當侍之  
公忠偶緣水上人執斧以伐薪默契月下老結絕而  
繫足卜云其吉以鳩鳳占禮不可虛用仲鴈帶少  
儀物具載別牋

定書

粉榆甚迓鳴未隔於一牛草木本同歸因通於雙鯉  
不棄綿之秩願歌灼之桃李以男某中饋久虛莫管  
奉禮伏承令女小娘內則素習宜遠有家謹卜良辰  
用伸言定布有少誠幣具如別箋

定書

聚正舊族愧問問之已零現樂名家想風流之尚在

輒緣鄉里之好得議婚媾之求某以小姪某雖詩書  
之粗聞索翰墨之助伏承令女小娘婉容外淑懿  
行中純吉既協於鳳占禮用伸於鴈莫有少札具幣  
刊別箋

定書

居連一舍豈殊桑梓之陰心同二人雖契金蘭之好  
慶黃錄之有自願欣幸之何多伏承某人令女小娘  
素閑姆訓無非無議而某男某早就師男克疑正三  
星未在於戶遠焚水肯流於淇禮云禮云爰奉綵綸  
之五緡樂只樂只求堅盟誓之百年

定書

声名無似以慙曲道之長貧結契有開後請治長之

可喜重眷保羅之結益增瓜葛之榮喜托冰清愧姓  
宅相某孫某年踰志季幸繫足之老人伏承令孫女  
小娘思妙姪文許射必屏之雀目聯親寔舊講好惟  
新二人素荷於心函音無煩於溢美念信者言之瑞  
當不食言雖禮者幣之將當先納幣用陳菲薄庶表  
惻悰

定書

族係延陵常恨以声之未振望高穎水每歎厥後之  
克昌方愧辱於眷存敢希聯於姻契况小男用未能  
用於文史而令女以恙喻於訓章豈非小節之賢獲  
奉大齊之偶二姓合好重諾美當於千金六禮內成  
入幣席遵於五緡式消穀旦躬致傲誠

定書

合父兄師友之契時若高明黜婚甥舅之親敢於  
他族問名之始在禮有初某緒論與聞曾侍漸暮之  
書令女素風不改諒性淡泊之安永愧諸生自在西  
河之上尚新季女肯來南澗之濱

回定

門卑地薄實淺聲浮所通婚相多出平素賢即先輩  
行義降於卿黨才華秀於士林枝葉從仙李而未聞  
聞有英公之舊家弟之女未聞於教迨若而人豈徒  
蘋蘩之求乃及菲葑之陋伏蒙委以書幣告之語言  
泉水流於淇門雖容比豕女蕪難施於松上愧攀高不  
獲徒辭醜然拜辱

四定

三星照戶之光已留然姻之候九里漸河之淵實繁  
熟問之高伏承某官一仰之月旦所挂大父之風流  
未述而某姪女遂依名族已亢哀宗坦腹踞床已見  
出諸郎之右○齊眉奉業庶幾事君子之恭○

回定

窺夫子之墻切有執鞭之慕掃君子之舍尚懷按劍  
之疑豈謂諸郎擇對之初不問下走抗塵之賤伏承  
令嗣季士議論獨守家法○三章已有父風○過都鑿之  
客若無視格矯之家何有代置可矣○奚為食鯉之求  
何況如之遂切承龍之喜

回定

早以父兄獲福後造之。晚因童穉入塵劫。極之聯  
集。禮於一門。轉交期於三世。伏承某人衆謂恂。每  
子弟之過。而某女子自恐。鏡。詒父母之罪。重動慶  
帶之先。造契有家之願。莫不代。屢母。際閭。管蒞之求  
可以晤言。庶乎東池。芋麻之滌。

四定

粉榆同社。競然鷄犬之間。羔馬旅庭。端若駉豨之應。  
遂激一時之幸。永諧兩姓之惟。伏承令嗣。某官某祖。  
父某。來而家法具存。以某。登仕。况幼奉尊章之樂。忒  
而婦儀也已。習榛栗束脩之贄。以卞男女。不過馬。類  
藥。鹽藻之菜。可存王公。永為好也。

四定

婚相之合有初方幹其弓之念宿昔之因未改季欣  
趙壁之歸族黨交惟且問替喜伏承某官勲列名臣  
之世文章後季之完○眷此春秋旃盛之時獨見歲寒  
後凋之操某緣承第次女後嗣奉應之薦庶幾奎按  
之恭楚薪之求綢繆不替亦德之奮琴瑟之鳴和應  
宜同白首之歸

回定

百年門戶各保家聲○二姓婚姻共崇先契○某位長女  
承順之道隸習未闕伏承某人英妙之稱發聞惟奮  
既奉導言之固敢訊報聘之脩有若請棄已米非與  
雅素其自葉公而下莫不翫嘉

回定



游宦再世既使之具知謀肆十年亦往來之無間迨  
聞嘉命其敢回諱令弟茂才種齊之初方求助其女  
及笄之始未習婦儀志尚有加可使劬劬田之使進  
脩戒忘猶能獻斷織之機

田定

北望中原慨想故家之律度南來江國獲依名勝之  
風流苟有合二姓之歡何必有一日之雅文章議論  
固已不凡某女婉聽從粗謹所賦有未玉帛之禮式  
陳絲枲之儀有淵源之功知所自矣夫婦唱隨之義  
將有賴焉

田定

藐茲若人儀永闕於齒藻藉其猶子早業致於芝蘭

既諧鳴鳳之占○猥辱从魚之素○仍辱厚意○且救深辞  
伏念某之長女○粗婦功曷務於箕箒○恭承知縣令姓  
力傳家之已試於膠屏○比因柯斧之媒○遂成葭玉之  
契○川壙依途○寓居絳共於城闈○風雨弗渝○嘉會定期  
於京口○下賤回幣○具列列箋

回定

續大家之訓○願息女之未能○袖東現之書○羨名節之  
有立○緣會集一言之祿○載偶諧和二姓○以成惟某次  
女妙恭弱質○幽閉第守棠門之陋○代承令嗣○秘請妙  
齡秀發○蚤奉蓬閣之華○猥承致於雍儀○宜待摯於鳳  
卜寮同三館銓序齒之絕○宴共一樽○論文之相益

回定

伏以世情鼎勅風仰章平之門好結絲蘿非秦晉  
之匹屢勤執論不敢因辭代惟某人傷發天資美由  
世濟而息女惟遵母訓未習婦儀辱嘉幣之相光猗  
寒宗而有覲玉臺下聘獲窺溫嶠之風流竹筍遺行  
弟愧叔書之清素少薄物具于別箋

回定

言念礼本為婚是為万世之始人惟求舊富交二姓  
之惟荐辱好述欵承高誼某女子含鉛鍾愛粗聞女  
誠之辭代承某人今嗣禁翳称珍夙諳士林之祖主襲  
吉占於鳴鳳追妙筵於乘龍嘉命唯為欣棕增歡

回定再娶再婚

勤通德之門在望竊情附驥之榮傳孝廉之室久虛

輒備續貂之乏伏承縣丞先教漢金張之華冒唐燕  
許之故家以某女官冷枕流門寒快雪烏夜啼而三  
鏡菴梁木之何依雖朝雖以以飛鷹商絃之屢扣晴  
婦有知孟德耀其可哉捧對而得溫太真豈所望者  
雖重奪沉舟之守詎敢忘奉按之恭

回定

秦伯封吳族氣久淪於寂寞混元指李仙元猶襲於  
芬芳合二姓以親或結百年之眷愛恭惟某人長孫  
李詩禮早通六二之文某女無非無像素於十歲之  
訓既蒙采菲固願依松契鳳占卜云其吉粲然寫帶  
敢不拜嘉

請謀

引線因針言問官史伐柯匪斧詠播風人。士。僅藉於  
黃緣理必資於介。馮某以男某方從外傳未卜佳姻  
伏聞某人令女小娘子念德中醇婉容外淑早佩明  
川之訓素明蘋藻之緣欲結潘陽二姓之懽必假媒  
妁一言之重輒干將命願俟報音

請媒

伐柯須斧引線因針若匪千金之言曷結二姓之好  
恭惟媒氏某人蕙蘭欵姿冰雪流芳早歸詩禮之家  
夙擅閨房之秀某小男某雖逾壯室未克成家火水  
某官小娘子待著娉儀夙遵姆訓既回德之薰倫諒  
五長之可稱敢以哀宗仰攀高援謹奉啟以聞伏惟  
昭察

繫臂

字決風霜坐愧傳家之術業名知草木夙欽哭世之  
盧猷茲實出於貧緣得遂伸於盟好恭惟親某家人  
令女子娘子早閉妯訓式宜許嫁之前筭而某姪某  
粗涉儒流行且成人而及冠津媒斧之得請協鳳占  
之告戒從感佩之誠教宣敷奚藝有少徽幣具于別  
以箋